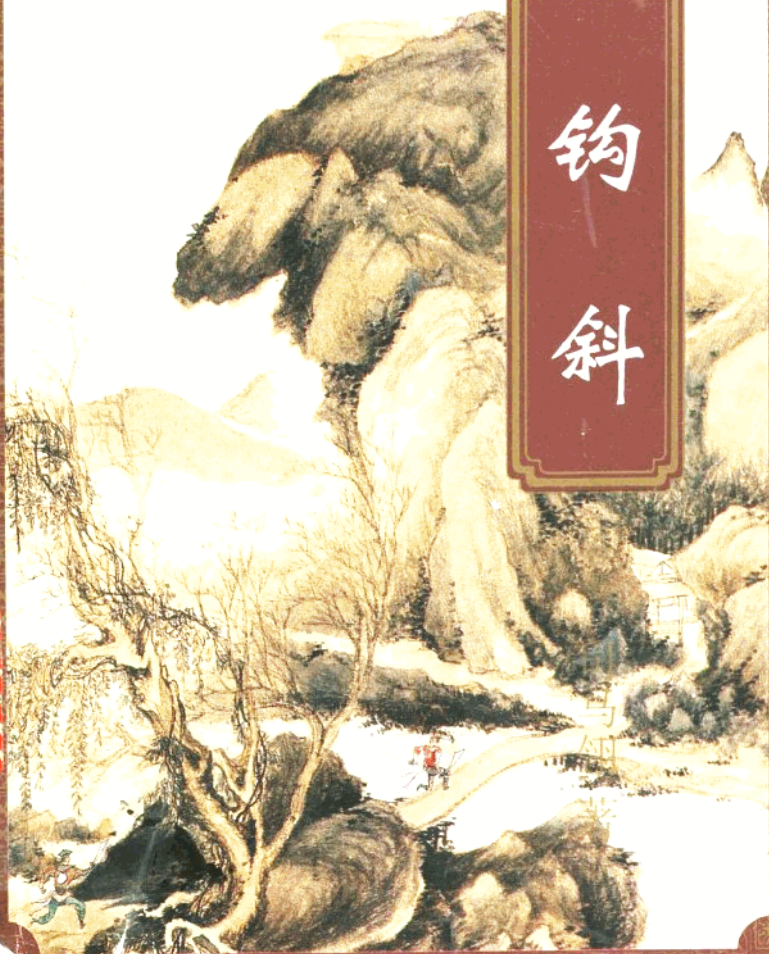


玉
钩
斜

張
揚
昇



总序

世上存在着的東西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武俠小說在中國存在已經幾百年了，沾點兒武俠邊的文學，打唐人傳奇算起已有千年歷史了。

在民間，中國武俠小說因它具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民族特色而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在中國文壇，武俠小說卻一直處於受輕視的地位。

從客觀方面來說，統治者認為“儒以文載道”、“俠以武犯禁”，武俠小說有號召造反的嫌疑，所以民國時禁過《三俠五義》，後來則更是將武俠小說打入禁宮，長期禁錮。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武俠小說才掙脫了它身

总序

上的桎梏，获得了与广大武侠迷自由见面的机会。

从武侠小说自身来看，除了一些名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名作以外，有许多武侠小说受商品潮的影响，粗制滥造现象严重，还有一些作品甚至走上拳头加枕头的歧途。这使得武侠小说名声大受影响。

在中国文学界，武侠小说是弱小的一支，没有“阵地”，“兵力”少得可怜。然而在阅读界，武侠小说却拥有一支强大的“兵团”。

不管世人怎么看，不管世人怎么评说，庶出的也罢，打入另册的也罢，禁闭也罢，声讨挞伐也罢，武侠小说总是顽强地生存着，而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总序

谁也不能无视成千上万武侠迷的存在，谁也不能无视他们文化消费的需求。

也正因为需求的刺激，所以武侠小说市场十分混乱，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地摊，盗版伪冒者比比皆是。

为了维护武侠小说爱好者的正当权益，我的心愿是为他们做一点实是求是的工作，或是推荐或是评介。

前年我向读者推荐过一套《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后来又推荐过《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还推荐过温瑞安有许多新作。

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民国时期曾有过一个高潮，出现过几个大的群体，南北两个大派曾

总序

出现过数十名武侠小说家，其中以向恺然、姚民哀、文公直、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官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十大家为最。出现了像《蜀山剑侠传》、《四海群龙记》、《十二金钱镖》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到了当代，又出现了一个武侠小说革新的高潮。出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港台两大群体，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武侠小说作品。就武侠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来说，它受到的待遇是极不公平的。

为了争这个公平，为了使世人看到武侠小说确实有着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一次请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胡正群先生在前次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的基础

总序

上,又遴选了六部组成了这套港台名家佳作。

胡正群先生在推荐这些作品的时候,对每一个大侠从生平到著作特点、艺术特色都有介绍,各有侧重。除了介绍名家名作以外还有一个深意,他认为台湾全盛时期有武侠小说作家百余人,作品上千部,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免不产生粗制滥造之货。武侠小说的创作,本应遵循“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当作一门学问去钻研,而许多人则受商品化的诱使,追利逐名,趋之若鹜,许多港台的劣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今天又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改头换面涌入大陆市场。特别是许多劣作往往盗用名家的名字,堂而皇之,登堂入室,造成了大陆武侠小说市场的一片混乱。这既愚

总序

弄了广大武侠小说爱好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破坏了武侠小说的声誉。

介绍好的作品，介绍作家的写作风格、特点，介绍他们的创作历程，无疑能够帮助读者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

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会长 江上鸥

1996年4月

目 录

上 册

一	死里逃生	1
二	身落敌手	36
三	舟中较量	72
四	寺内斗智	108
五	酒肆波折	142
六	追踪觅影	176
七	陷入困境	209
八	履险如夷	241
九	绝处逢生	274
十	冲出重围	309

目 录

十一	小巷遇险	344
十二	中计被擒	378
十三	化敌为友	411
十四	巧计脱险	442

下 册

十五	陷身镖局	475
十六	玉钩斜之秘	510
十七	男扮女装	544
十八	再落敌手	579
十九	奇遇拜师	612
二十	定计扭危	650

目 录

二十一	荒漠激战	692
二十二	铁骑覆没	730
二十三	修炼神功	765
二十四	力败魔头	799
二十五	镖局访旧	837
二十六	殊死拼斗	876
二十七	任重道远	900

导 读 疏影暗香玉钩斜

——谈“少尚风流、晚向仙道”

的司马翎及其创作 933

一 死里逃生

街河上的舫舶，这刻都点上灯，沿河望去，但见繁星密布，弦管和笙歌在夜风中沸腾聒耳，显现出一片繁华热闹。

靠近龙王庙繁盛街道的几条胡同，是著名的玩乐去处，秦楼楚馆都张灯结彩，迎宾接客，是以不但走马王孙、纨绔子弟喜欢流连，即使是普通的游人，也大都要来看一看。

在这些销金艳窟之中，有些班子来自扬州，有些来自苏、杭，有些则是京、津或本地的北地胭脂，各自高张艳帜，惹得那些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都纷效蜂蝶轻狂，呼朋引类，夜夜盛筵，真个说不尽的绮丽风光、冶艳景象。

公孙元波在席上所有的人之中看来最是年轻，不过他也和席上其余八九个人一般，虽是穿着便服，却看得出是食俸当差的吏人。

这一家“迎春馆”的姑娘们川流不息地进出，伺候这些都有点恶势力的大爷们，因此当帘子挑起，进来一个女子时，那些已喝了不少酒、正在喧闹调笑的客人们，都没有加以注意。

公孙元波看起来也有醺然酒意，他身边的姑娘小菊刚好走开了，所以他有余暇斜眼瞧看门口的女子。

他只看见这个女子的侧面，但见她面颊和颈子的皮肤都雪白夺目，甚是娇嫩可爱，然而那只高挺微钩的鼻子却将这一切都破坏了，使人不能想象她会是是个美貌女子，也就是说，虽然她的轮廓眉目都长得很好，但这只鹰鼻，却足以把所有的美感都破坏无遗。

席边那个弹琵琶的歌女，在琤琮佳音中，刚好唱到“我想着香闺少女，但生的嫩色娇颜，都只爱朝云暮雨，哪个肯凤双鸾单？”席上便有三四个人大声喝采叫好。公孙元波忽然瞥见帘边的钩鼻女子抬起玉手，他大吃一惊，倏然向右方数去的第三个人扑去，把他推跌地上。

他这么一扑，不但碗盘跌了一地，发出大片瓷碎的脆响，并且还有几个人被他一齐撞翻，滚跌地上，一时叫声和骂声大作。

但这时候在公孙元波和那个被他推落地上之人所坐高椅的靠背正中，却各多了一支袖箭，深深嵌入板内。

假如他们不是及时倒下，这两支劲道十足的袖箭，无疑都已经钉在他们身上了。

公孙元波身子才碰到地面，已经借力一滚，双腿微微缩起，恰从人缝和桌椅间滚过，到了墙根。

他迅即跃起来，在一片喧声中向门口望去，打算过去对付她。

可是目光到处，这个钩鼻女子已经不见踪影，而门口的帘

子亦被扯掉。

公孙元波心中方自一动，感到不妥时，便见一支长箭劲射入屋，来势之快，宛如闪电。

他已来不及用任何方法击落那箭，幸而他乃是在门口右方的墙下，外面之人根本看不见他，是以此箭并非向他射到。

这支劲箭一闪即隐，随之而起的是一声惨叫。

公孙元波转目一瞥，但见刚才被他推倒的那个中年人当胸中箭，一望而知心脏已被贯穿，死状甚惨。

他舍去正门，冲入内间，迅即从后窗跃出去。此时他不但没有丝毫醉意，反而矫健得如生龙活虎一般。

出得后窗，赶快转到前面，但见大门外有人影晃闪，似是刚刚奔了出去。

他拔步追出，外面巷中有不少行人。公孙元波这时实在没法子辨认刚刚奔逃出来之人。

才走出七八步，猛然感到刀风袭头。他叫声“不好”，已知道这是一个行人从后面挥刀劈来，当即一侧身避过刀势，左脚顺势向后撑蹬，“啪”的一声，已踢向那人小腹。

那个偷袭他的人，小腹只中了一脚，身子立时向后飞抛，口中惨叫一声，大概已活不成了。

公孙元波一脚得利，却是头也不回，身形仍向前奔，但才冲出大半丈，对面两个行人一下子掀去外衣，齐齐亮出兵刃，一个使刀，一个使剑。

他们只摆开门户，就逼得公孙元波不能不煞住脚步。

此时迎春馆内一片喧嚷骇呼，真有惊天动地之势。

照这种张扬鼎沸的情况看，马上就会有巡逻的官兵和捕快赶到现场。

公孙元波发现这两个截住去路的人，刀剑摆出的招式都十分奇奥，气势坚凝，显然皆是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

在这一刹那间，公孙元波已将整个形势想了一遍。他估计这两个拦路截杀之人，都必定练有某种绝艺，并且无疑是专门用以拦路袭击的武功，所以与这两人万万不可硬拼。

由于他们没有戴上面罩，本来的面目已经暴露，虽说巷中光线暗淡得很，但在练过武功之人来说，已经是够看得清楚了。

他们既是暴露了面目，显然已有充分准备布置，认为定然可以取他性命。

但这一点正也是他们的弱点，因为公孙元波只要能够拖延一点时间，等到驻城官军和捕快们大量涌到时，他们非躲开不可。

总而言之，公孙元波只要设法拖延时间，就可以逃出对方的天罗地网。

他双手在靴边抄出两把匕首，一个虎扑，冲向右方便刀的大汉，恶狠狠地挥动匕首，欺身刺戳。

那个大汉眼中精光一闪，似是奇怪他何以这般剽悍，竟敢抢攻！

大汉同时略一提刀，迅急劈出。

公孙元波的一对匕首，较之人家的长刀短了一截，是以对方如迅雷般的一刀，登时把他进扑之势逼住，还不得不交叉匕首，硬架这一记。

兵刃相触时，发出一阵震耳的叮咣声。公孙元波被敌人这一刀震退两步，不禁心头一凜。斜刺里一道剑光迅即卷到，原来是使剑的大汉已经出手从侧面攻到。此人的动作迅速利落，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显然是擅长袭击暗杀的高手。

公孙元波拼命向前一俯身，滚过敌人这一剑，反手还了一匕首，敌人果然“喇”地跃开。

但这么一来，他已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中。

使刀的大汉挥刀斜劈，取他颈侧动脉要害。公孙元波虽然用匕首架开，可是已经手忙脚乱，手腕也震得有点麻木酸痛。

他迅即以背靠贴巷墙，以便减少被攻击的面积。此法对付一般的人有用，但目下这两人皆是武功精强之士，效用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么一来，他便注定不能突围逃走，只有接受攻击的命运了。

那两个大汉都泛起狞笑，向他一步步逼近。

公孙元波明知险象环生，凶多吉少，可是他仍然感到一丝安慰，那就是他现在至少已逃过了乱箭穿身之危了。

原来当他看清情势，晓得自己唯一的机会便是拖延时间之际，他脑海中突然泛起那支劲疾异常的长箭把那个人射死之事。

他顿时恍然大悟，得知对方敢于公开截杀，也不掩起面孔，敢情是仗着高处尚有这一个箭手在监视之故。

当然此箭大有来历，不比凡弓俗翎，所以公孙元波才如此戒惧，不敢让那箭手有机会对付自己。

就是因为那支劲箭不同凡响，所以公孙元波才冒险奋身扑攻那两个武林高手。搏斗之势一成，这两人便反而成了他的掩护，使高处那名箭手受到妨碍而不能发箭。

不过现在他的情势也没有改善多少，只不过陷入另一种危机中而已。

公孙元波心知今日若想逃出大劫，只有智取，无法力敌。当下显示出他那过人的冷静特性，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心中仍不慌乱，迅快地动脑筋，找寻脱身之法。

巷外的街道上，已隐隐传来吆喝和杂沓的蹄声，一听而知是维持治安的官兵和捕快们的声响。

使剑的大汉首先发难，“喇喇喇”劈刺了三剑。

公孙元波单用左手匕首，“锵锵锵”连续封架了三招。

右方的大汉趁隙出手，刀劈如大鹏展翅，斜抹他腰腿之间。

公孙元波右手的匕首已有点够不上，就算可以挑中敌刀，但决计难逃左方长剑夹攻的毒手。

在此等情况之下，他只好抛弃了所有修习很久的招式，自己另创却敌之法。

他背脊微微一弓，借那巷墙的阻力，猛可跳起两三尺，双脚缩起，接着向使刀大汉胸口蹬去。至于他手中的两把匕首，已经决定完全用来对付左边的攻击。

他这一跳和一缩，敌刀便落了空，而他借巷墙抵住后背之力，迅急蹬出的反击，来得怪诞之极。对方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反击能够攻出这么远，是以虽然迅即跃退，却已迟了一点，被他双脚蹬中胸口，发出“砰”的一声。

与此同时，使剑的敌人施展精妙的剑法，一招“玉女投梭”，剑光恶毒地攻来，直取颈上要害。

公孙元波虽然来不及查看对方使的什么招数，但他却感觉到自己致命的弱点是在颈子的部位。

恰好他一脚踹中另一个敌人，所以能借那反弹的力量拼命扭开上半身，左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口锋快的匕首使劲扔击敌人。

敌人那口长剑从他颈边擦过，只差那么一点就被刺中。公孙元波在百忙中，仍然感到剑锋上传来一阵彻骨的寒冷，令人魂飞胆落。

他的匕首亦没有击中敌人，这个使剑的大汉一看同伴中脚受伤，怒喝一声，左手剑诀化作掌式疾劈。

这一掌劈中公孙元波的小腹，公孙元波的身子被震得贴墙飞开五六尺之远才掉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

使剑的大汉定睛望去，只见公孙元波俯趴在地上，动也不动，于是他那张凶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提剑行去，要向公孙元波补上一剑，却听到使刀的同伴大声呻吟，同时巷子两边都出现了很多人影。

靠近街道那边的巷口，不但人喧马嘶，同时还有许多灯笼正要入巷。

使剑的大汉马上改变主意，迅即奔上前拉起同伴，挟着他跃过了巷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时在胡同内几家妓院出来的人以及打巷口那边进来的官兵，都看见有人拿着刀剑跃出巷墙。

许多人都鼓噪起来。七八名军士冲到公孙元波倒仆之处，灯笼光照耀下，但见他手中还握着一把匕首。

领队的校尉是个壮健的中年人，微微皱起的浓眉显示出他的机智。

他吃惊地亲自动手，把地上的人翻过身子，道：“哎！怎么是公孙元波？”

一个军士道：“他活不成啦！”

那校尉面色一沉，抱起公孙元波！

另一名军士碰了先说话的伙伴一下，低声道：“别多嘴，那人是官长的朋友。”

那校尉抱着公孙元波，大踏步行去，来到肇事生端的迎春馆，一径进去。